

1-1-2009

The Impression of Peter Lamarque and Others' Visits

Curtis Carter

Marquette University, curtis.carter@marquette.edu

Published version. "The Impression of Peter Lamarque and Others' Visits" in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Aesthetics*. Ed. Yuedi L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441-444. [Permalink](#). © 2009 Peking Press. Used with permission.
Published in Chinese.

彼得·拉玛克等访京印象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外美学事业的交流日益频繁,本土美学建设也逐渐追赶上了国际学术前沿的脚步。在以“美学为文化间架起桥梁”为主题的第17届国际美学大会召开之前,许多国外的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中国作为学术访问的目的地,这些学者当中既有中国学者们的“老友”,也有第一次来到中国讲学的“新朋”。

2006年12月26日,当代日本美学家、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佐佐木建一先生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第一位出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的东方学者、今道有信先生教席的继任者和东京大学美学教授,佐佐木对于东西方美学之间的交流(特别是提升东方美学在国际美学界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次他到中国社科院演讲的题目为《城市景观美的结构》,这不仅延续了他对于当代“环境美学”的持续关注,而且正如他多数的著述一样亦具有鲜明的“东方色彩”。换句话说,从东方的视野来看待国际美学前沿问题,这恰恰是佐佐木的学术追求。在那次讲座上,他从对西方美学的“视觉模式”的批判入手,梳理出“城市景观美”若干面相,最终认定对这种美的鉴赏具有“全面性”,所谓“城市景观美就是一种成熟文化的真实符号”。

在答问阶段,佐佐木根据对于北京建筑的印象,认为中国的建筑更

多是“砖的结构”，而日本的建筑则是“木的结构”。当时笔者与之对话中指出，其实日本这种“木的结构”文化可能更多是来自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其实中国建筑文化才是“木的结构”文化之鼻祖。这次的演讲不禁令人回想起八年前，佐佐木第一次来华讲学的主题，当时我还是位求学的学子。那次的演讲中，佐佐木从“东西比较美学”的视角，对日本的园林与欧洲的城市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比照，进而上升到审美哲学的角度来结束那次演讲，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时光荏苒，而今佐佐木建一先生和他的夫人仍然风采依旧，似乎时间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太多的岁月的痕迹。

冬季过后，更多的国外美学学者纷纷来华访问。2007年4月17日，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所的邀请，国际最权威的美学杂志之一《英国美学杂志》主编、英国约克大学教授彼得·拉玛克(Peter Lamarque)先生及夫人玛丽·拉玛克(Mary Lamarque)教授来京做短期的学术交流。当日下午，颇具英国绅士风度的拉玛克以《美学跨文化可能吗?》(Can Aesthetics be trans-Cultural?)为题，进行了学术讲座，由于有许多第二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参加，拉玛克以非常纯正的英文慢速地展开了他的演讲。面对跨文化的挑战，拉玛克策略性地将美学分为“内部的”与“外部的”两种，并进而认定，前者是植根于不同的艺术和文化传统当中的，后者则在寻求美学的普遍和跨文化的那些方面，以适应当代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的历史大趋。

在面对美学与普遍性之关联的时候，拉玛克采取了一种略带“相对主义”的策略，那就是：不再追问在美学中“什么是普遍的”，而是探求“何时是普遍的”，这的确为他的理论提供了更大的运行空间。在讲座的最后，拉玛克重点阐发了当代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丹托界定艺术的方式，并将之置于跨文化的视角内来加以看待。在答问阶段，参与者就跨文化视野、创造性误读、西方美学开端、悲剧形式流变、后现代艺术风格等相关学术问题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拉玛克是一位在国际美

学界享有相当的学术威望的分析美学家,他在美学、比较文学以及哲学历史研究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造诣。他与王柯平先生是老朋友,对中国也非常友好,他的儿子作为志愿者正在中国苏北的一座偏僻小镇教授英文。

2007年4月24日下午,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斯洛文尼亚文理科学院科学研究中心哲学所研究主任、卢布尔亚那大学美学教授阿列西·艾尔雅维奇(Ales Erjavec)先生来中国社科院进行学术访问,他是经由中国社科院与斯洛文尼亚方面的交流项目来华访问一段时间的。据我所知,阿列西恐怕是来中国次数最多的国外美学家,他至今仍在负责国际美学协会的大量组织工作,他与高建平先生是很有交情的老朋友。在他的努力和高建平的组织下,2006年在斯洛文尼亚的《哲学通报》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组介绍中国美学的文章,既包括宗白华和李泽厚先生的经典文本,也包括当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文章。两年前年他来中国社科院的演讲是以“全球化与美学的关系”作为主题的,这次的演讲则更深入了一步。在题为《位置、安置与置换》(Locations, Relocations, and Displacements)的演讲里面,他通过五个非常有趣的艺术个案,阐释了在文化互动过程当中“文化误读”的不同形式及其重要意义。最终阿列西指出,文化和艺术“安置”与“置换”现象已经成为了全球现象,必须予以关注,特别要从美学的角度做出阐释和解答。

在问答阶段,精力总是那么充溢的阿列西对于参与者的提问给出了非常精彩的应答。对于“艺术终结”问题如何理解,成为论争的焦点之一。阿列西更多持一种趋于相对保守的审美观,他认为杜尚将小便器拿到美术馆并将之命名为“喷泉”的时候,恰恰是赋予了该器物以一种“诗意的效果”(poetic effect),所以它才成为艺术。然而,正如笔者与之争论的,这种理解似乎没有抓住杜尚的“反艺术”的“反美学”的基本特质。在演讲里面可以得见,阿列西作为一位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他对于后社会主义、后现代和后殖民的文化状况是非常关注

的,这与他的同胞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思路如出一辙。

4月24日晚上,当我们匆匆赶到北京大学的时候,宴请当代美国学者、新实用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理查德·舒斯特曼先生的晚餐刚接近尾声。舒斯特曼这次来华主要是受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曾繁仁先生的邀请应邀到山大讲学的。他的许多著作的译者之一彭锋顺便邀请他来京进行讲座。由于旅途劳顿,舒斯特曼的神情略显疲惫,他以《通过身体而思》(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为题阐释了“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经验的多样性,这位秉承美国精神的学者,主要接受了杜威的美学思想,进而将身体美学区分为“分析的身体美学”、“实用的身体美学”和“实践的身体美学”三个方面。

正如整个西方主流的哲学史和美学史拒绝思考“身体”一样,舒斯特曼的学问在西方学界无疑具有一种“剑走偏锋”的姿态,但是在中国却很容易找到知音。其实,在我看来,他的“身体美学”其实与中国儒家那种“身心融合”的追求是非常接近的,不过舒斯特曼在问答阶段并没有凸现出东亚思想对他的太多影响,他更强调在“活生生”的生活中是如何体味出他的美学思想的。而今,舒斯特曼已经离开了“美学重镇”天普大学而投靠了另一所比较偏僻的东海岸大学,不知这种离开中心的举动,代表了他的美学观念更“边缘化”了,还是意味着其他什么?

当然,中外美学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并不是仅仅是“由外而内”的。近期中国学者也纷纷到国外去传播中国美学的智慧,高建平在2005年10月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做题为《文化多样性与中国美学》的演讲、王柯平在2006年6月于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主办的“希腊与中国古典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题为《墨子与荀子:非乐与乐论》的主题发言,刘悦笛在2008年11月到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做题为《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的演讲,等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美学在全球化的语境里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